

獺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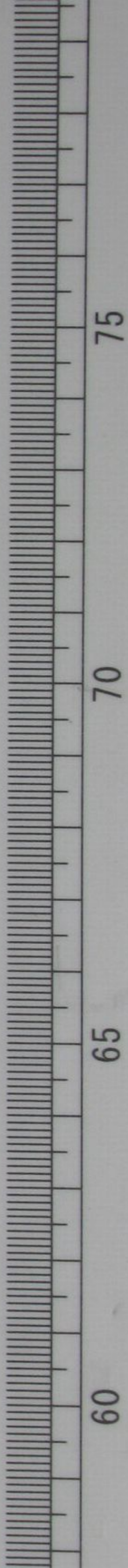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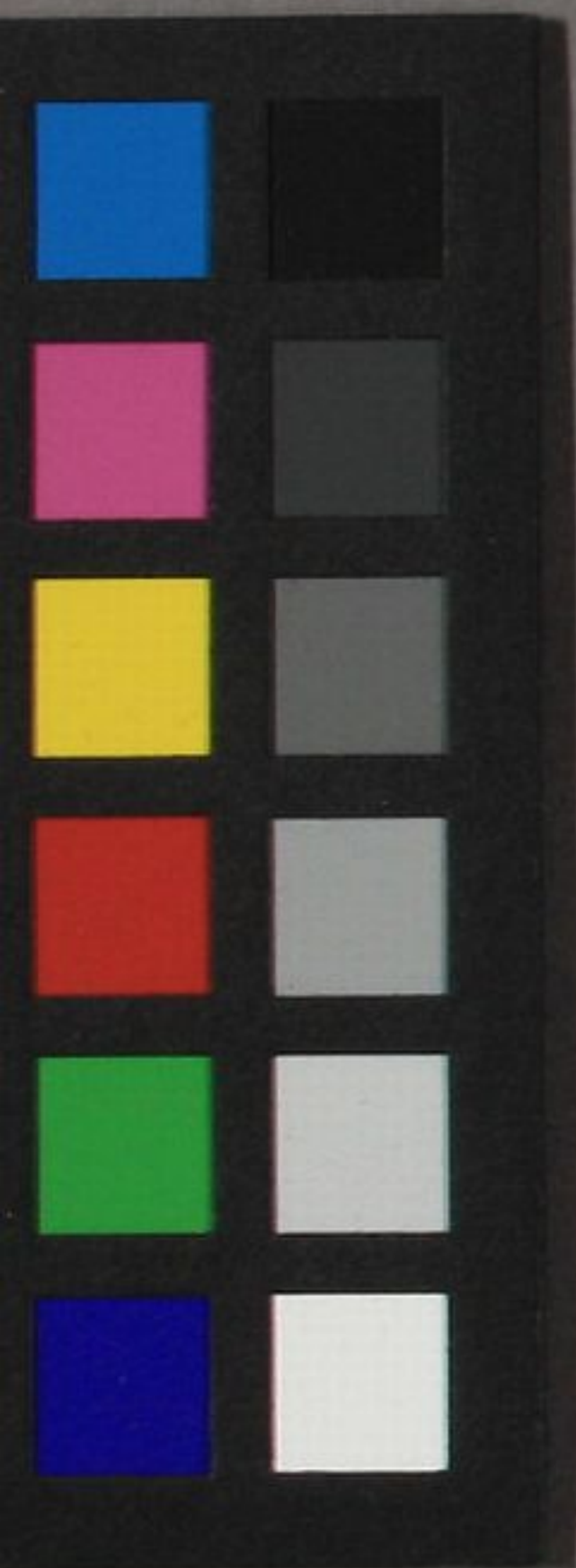
第十三奇鬼
第十四妖孽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191

7



猶園
革

三目錄

四

繪園第十三目錄

奇鬼

鎮江縣鬼戲

攫金鬼

瞽人遇靈鬼

沒頭鬼

醫過鬼

看戲鬼

鬼擊道士

鬼籠

牛魂變鬼

百歲骷髏

鬼足代薪

討替鬼 七則

寄渡鬼

呼雞鬼

F0191-(9)

鬼哭

路鬼

鬼相戲

俞生遇鬼

竹林冤鬼

蛇辨鬼冤

痘鬼

鬼相語

桃源澗遇鬼

甘夫人慕女妖

洞庭詩鬼

鬼登臺

膠塘鬼

關中鬼使

楓橋鬼使

鬼變化

孤山女妖

焦家橋女鬼

陳湖女妖

鬼招飲

梅廣文遇落水鬼

華別駕耳中鬼

鬼生朝奉

張王府基三鬼

醉人兩遇鬼

鬼買棺

避煞遇鬼

靈山菴鬼燈

鬼磨漿

鬼產收生

趁鬼船

黃花舍人

繪圖第十三目錄

線引

繪園第十三

經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奇鬼

靖江縣鬼戲

里人黃嘉玉素有膽氣萬歷中客于靖江朱鴻臚宅其
家數聞鬼嘯之聲或在檐下或出樹頭備極作耗一日
嘉玉晝臥齋舍朦朧之間雙眼未合忽見一羣尺許短
人自庭中四面而來有老者少者長髯髻者跛而行者
美好者奇醜者凡數十輩相聚戲于齋舍取架上雙陸

奇鬼

知不足齋重訂

可稱爲文
鬼

園墓壺矢之屬共相娛樂旁若無人時嘉玉于隔幃中
覩視分明歷歷可數心甚疑怪不能得眠乃伺便開幃
舉所臥枕擲之卽踉蹌散入庭中黑烟滿地斯須而滅
起視戲局還設如故其夜方就寢燈猶未滅見羣魅又
來攜燈褰幃而謂嘉玉曰吾屬鬼戲何與君事乃舉枕
相擊一何虐也言畢便去朱家後有空堂高敞嘉玉徙
琴書以居復一日晝臥在牀見兩皂衣人移其堂中烏
皮几二張置于牀後捧出羹臠數盤酒三四罍盛飯斟
羹羅列几上諦視其馘一盤黑羊臍也少頃椽曹書佐

先至又少頃見一人著絳衣烏幘一人著皂衣革帶並
長數丈腰大十圍相向南面而立皂衣讓朱衣居左舖
饌無異生人頗草草食畢散去書佐收拾甌器亦將行
嘉玉于隔幃便呼止之曰適來是何鬼物豈非土地城
隍之神乎將朱氏之祖先耶願畱姓名書佐搖手而去
忽焉失所在矣嘉玉大呼主人具道所以明日復移別
院未幾鴻臚與嘉玉相繼而殂

攫金鬼

郭中原京師人也叔父爲中常侍幸于先朝因以爲後

中原偉貌美髯頗習道術好結納方外士叔父死後遂
棄妻子家業負杖雲遊東渡錢塘過紹興至府城中蓬
萊山上愛其地僻山名亦美因家焉土木之費悉出已
貲其後落成人稍有出佐者雖諸黃白然不妄爲人談
一日山陰王僉臬某知之逼其下山僉臬僻好鑪火稍
積餘財卽輸于炭藥之直有別業在推磨田頭村屋曠
寂人跡罕至造一丹鼎命左右運鎚釜鐵器數重于室
中彊郭鍊合隨身止一童子七日之外丹垂成矣其夜
忽有多人闐然打門連聲呼郭師父郭不知是鬼誤謂

村頭捕魚郎也應聲出開童子急止之不聽及門開有
奇形異狀鬼物擁繞數百擊郭中其腹郭便伏不能復
動曰腹痛腹痛童子掖入中堂氣絕矣僉臬俯伏牀下
不敢動但見鼎中白雲爛然光燄燭地羣鬼周遭圍守
先命兩兩三三持器出河邊取水數灌沃之爭劫藥銀
入腰纏內鼓噪而出童子怒閉其門有後出者遂穿屋
踰垣遁走但見黑烟蔽空其聲呦呦而已良久乃滅僉
臬賦性纖嗇因貪而敗無何亦以鬱憤致疾下世余聞
鬼所使者紙錢而已不聞有攬金鬼鬻餐若此其甚也

瞽人遇靈鬼

杭州城中一人貧無子女其妻又亡憂恚成疾兩目皆盲徑出清波門外將赴水而死忽聞後有追者連聲呼曰莫去莫去我當相救此人回顧不見其形但空中作語須臾便附于肩背云我靈鬼也預知人間吉凶禍福卿能如我所教日持兩竹筴坐湧金門外為人占候所獲當不貲矣我日所須亦不過算器酒食然非卿推而祭之不成享也瞽人改意而還悉如鬼教遂設帳開肆此鬼立于耳後報之所言輒驗鄉里皆驚旬日之間卜

瞽子何曾
見鬼形

者雲集積累金錢不可勝算凡十有二年鬼一朝告別而去云生期已至不得復在卿家矣竟寂然瞽人既無所馮依遂不復作卜師

沒頭鬼

嘉靖三十二年夏月王徵君樾登在無錫城中談公子志伊家夜讌荷亭留宿其館是日炎熱異常不得眠熟五更起同秦氏諸郎納涼于庭忽聞街上呵殿之聲甚急開門出看遇官僚節導過潛于門隙窺之遙見引幢持戟擎燈把火執蓋昇輿前後衛從者百餘人由大街

可當赴水而
死不如此矣

皇死

而出西門皆沒頭鬼也獨乘車人朱衣金帽儀容端正是有頭者相顧大駭亟整棹還吳門明年甲寅倭亂毘陵一郡殘破死于兵刃者大半矣時以為徵君所見亂之徵也親說如此

醫過鬼

通州陳都憲總督兩廣時頗多殺戮後還家患足腫日漸成瘡楚不可忍延吳中某醫士療之其病常發已而復痊厚贈醫士金帛遣家隸送之渡江既入江船將發矣忽見岸上跳下數百鬼蓬頭跣足攘袂切齒碎醫士

家從何在何不

何不

髮而罵曰吾屬守之半年敗于一旦皆汝之過也今詎帝得理并逮汝矣眾中留一小鬼于船語曰汝當速殺老奴小鬼便跳入醫士口中醫士冥然仆地移時方蘇遂呼解纜即索紙筆于船中作遺書未及門而卒俄而都憲足創再發遂不救

看戲鬼

近年間松江青浦縣村落忘其名有數十鬼見作人形巾帽裝束種種不同又挾兩麗姬至侍從約百餘人開筵于廣宅中時會春月有伶人一隊到村作劇賽神晝

鬼亦知秋
此亦大差

大有可觀

夜如沸羣鬼便召使搬演第約不許鳴鑼而已更鼓將動然後定席敘賓主禮畢首席者點演琵琶衆皆稱善唱羣伶以厚賞逐出呈伎四座擊節兩旁左右點燭換燈送酒上食一如人間之儀演畢復饒祝英臺買臙脂跳猿諸套數終不散席羣伶厭苦相顧驚疑演如此長戲天不肯明得非遇鬼乎因出其鑼擊之鏘然一聲陰風歛起向來主客侍從都無有矣視庭日已西行筵上餚饌悉是樹葉驗之皆楓楸之屬乃在人家一墳堂屋中羣伶交唾于壁而出

鬼擊道士

此為大佳
鬼亦知秋
善鬼

萬歷己酉春所直人家設放餞口法食其僧有邪念既召羣鬼不能却退晝夜在家撓亂作耗現身如生人形藍縷衣瘦黑貌醜惡駭異不可名狀或凭欄而嘯或坐檻而吟家人于壁隙中窺之聽其聲音啾啾如小鳥齊聲共念阿彌陀佛身金色苦惱于買却豬頭無腦子惟此十七字日以為常主人計無奈何陰遣奴入城請東天王堂老道士陳鐘禁治之道士素精于符籙之術縛邪多著效遂詣其家作法事一晝夜羣鬼悉退舍矣遲

會異第十三 奇鬼

六知不足齋重訂

子前相之

板名

波鬼之善矣

明謝主人登舟忽見岸上數百蓬頭餓鬼破碎藍縷怪狀奇形猙獰可畏下舟寄載不容使向道士攔抵謂道士曰吾屬鬼也田舍老公多財合與求食何與阿師事而驅逐至是乎言訖共舉手擣其頰道士神癡歸病三日而殮

鬼籠

遂昌縣黃九陽為秀才時白晝恍惚如睡如夢見已奔詣先祠陳設饌品聚族而祭祭畢急歸中途逢一擔人擔兩竹籠子行諦聽其中呦呦有聲若鳴雛然逼而啟

視則皆二三寸雉儻人也無不蓬垢若楚囚見黃秀才爭號泣求救秀才細認乃其乳母之子及佃人族人咸在焉形並縮小驚訊其由擔人曰吾是鬼使此曹罪業叢積蒙怒于上帝將殺死之所籠者實其生魂非君所宜問也便欲擔去秀才固止之曰如某者吾佃人如某者吾乳母之子平居皆無甚大惡幸而釋之擔人不得已依言放出秀才又曰至如某者吾族人也併以解網之恩乞子擔人大怒曰吾奉帝命籍有名數乃悉聽子居間將蔑棄之乎置籠于肩不顧而行忽驚寤異其事

命取紙筆疏之旬月餘里中大疫後先死者三百餘人
族人與焉佃人與乳母之子皆旣危而復起獨黃氏一
門二百七十餘口不罹于疫州牧九鼎記其事

牛魂變鬼

汀陰縣張鵬屠牛爲業一夕夢老嫗前告曰我是汝外
祖母也以平生積業地府罰作老牛幸在汝家明日萬
勿聽信人言殺我時鵬夫婦所夢畧同早起急命勿殺
家人已縛之于地矣述其夢並以爲妖妄鵬重利人也
欲聽家人言殺牛其牛便下跪于地兩淚雙流卒殺之
是日向暝鵬出門暗中忽見一大鬼身如牛形衝突其
胸鵬連聲叫苦遂仆地婦昇入就榻覺四肢百骸鍼鋒
交刺楚不自勝號哭兩旬而死

百歲骷髏

亡友沈流勳家于婁門博學通經以訓蒙爲業昔年夏
月至陽城湖鄉索逋舍舟行野田間會天漸垂暮蹒跚
之際屢蹶仆地起立未定忽聞草中有呼其姓者曰老
沈老沈何爲日暮獨行以我相隨作伴可乎勳怪視之
四顧無人惟于沙岸見顛骨一具而已勳知此骨所爲

遂舉右足踢棄溝中唾之而去其夜宿于徐氏書館第
三日四更起將乘便舟入城出門踐溺辨色尚早欲就
寢忽遇一白衣老翁怒髮上指詬罵勳曰我百歲骷髏
也思藉君之精靈以成變化乃忍瘡我于溝中令君不
得入城矣勳大怖哀祈之老翁曰聊相戲耳君宜速去
不得少停卽引勳向西借行行至中途忽與此翁相失
約可大半日許了不異平生行處近望婁關隱隱在目
愈馳愈遠而不到遇一邨人家皆閉門無可憇脚處久
之上—高大石橋橋北有寺甚宏敞意爲接待寺矣乃

循橋而下就視之大闕廣殿煥然丹碧若王者之居殊
非接待寺也遂突入焉但視人烟輳集踵接肩摩或三
五成羣或六七共語其中有相識者並已亡歿男女大
小千餘人見勳至悄無言語面面相視而已勳直前下
拜之蹤跡婁門各不肯言內有一新死鄰近婦人是勳
熟識微笑而言曰君癡矣此非陽界乃閻蘇州路耶卽
便送出勳心益惶遽始悟所至非人間罔知所措旣馳
出復登橋遙望見有披枷帶鎖如死囚狀經過甚多婦
人指謂勳曰此世間行惡人也勳問曰善人如何婦人

令勳迴顧見二三人凌空而去曰此證善果中矣婦人因使寄信于兒求多追薦且言不知如何發遣也言訖便將勳推墮于橋下歛然驚寤汗淚交流已死于徐氏館中兩日矣具告主人爲設果餚酒飯束藁爲舟載至其地視之欲覓枯骨取土覆瘞已不可得矣還語新死婦人家依言追薦勳後不二年而病亡

鬼足代薪

松江張澱山通判赴任溫州攜其夫人陸氏陸故少保完女也旣入界未入城數十里日向暝矣夫人疲極思憩驛遞尚遙俄而見燈光隱隱若有人家烟火旣至命左右先窺之見一白髮老嫗方擁地鑪煨糟楸一少婦甚美篝燈繡纈還具以報通判謂夫人曰吾上任之期已擇明晨不可稽誤卿可就回家借宿一夕其家況無男子天曉從容入衙可也通判遂與二子先往夫人及二女停車款門嫗與婦欣然出迎坐未定嫗語其婦曰汝留此陪夫人老身去烹茶來獻也婦曰諾嫗便汲水舉火却用兩足代薪推入竈門焚之女奴看見大怖而呼時從者數十人行倦假寐環屋而寢亦齊聲號叫向

之二婦與屋廬器物奄然不見惟空林蕭颯之中繫纍數塚而已江陰李詡曾記其事

討替鬼一

龍陽舒學憲必達家故貧其母懷妊時常汲水江邊江邊有捕魚人夜聞二鬼擲掄曰明日人來代矣問曰何人應曰城中舒大娘也曰且慢却伊有舒布政在腹中恐使不替老兄也捕魚人凌晨不開船而候之見一婦人來岸邊挈瓶而汲江水捕魚人連呼不要下來我爲汝汲急登岸取其瓶汲與之已而詣舒門密告其姑戒

爾後勿令到江邊來未久果生必達登正德年間進士官至學憲卒于家其後世廟登極一夕夢黃龍降于庭口吐大珠珠上隱隱有舒必達三字覺而異之明日蒞朝問朝中有此人否宰臣對言先朝有之物且久矣上卽命追贈舒必達爲布政司左布政鬼言至是始驗云

討替鬼二

萬歷四年宣城沈秀才懋學以秋賦入金陵僦居秦淮河上水閣理書至秋七月中元夜月色如晝四顧闐然忽聞渚次作拍浮聲如人下浴狀少頃一人隔岸呼曰

老兄老兄汝限期已滿當索替矣浴人曰明日有一帶鐵盔人來替我也秀才于窗隙窺之問者荅者悉在水中皆嘉髮髯形鬼也大怪之至明日初午果見有一店中走使頂鐵釜于首將下水洗之秀才凭欄叱去其夜復有月色又聞一人隔岸呼曰如何不索替去前浴人曰這漢造化被沈狀元喝住今又要等多時矣秀才心以為祥是年丙子獲雋明春丁丑果狀元及第聲采大振授官翰林修撰歲餘謝病還山不竟其用而卒里人金三枝親聽其說如此

討替鬼三

齊門營內武百戶生子十餘歲矣其家相近北禪寺寺西有野水一潭此子每詣師塾朝夕必經其地所隨家童數聞水次有呼武郎名者異之潭上所居鄰人亦嘗于夏月遙見小兒出水相招武郎共浴誤謂同學諸兒泅戲爲樂耳了不之怪一日此子侵晨詣塾出門十餘步便遣家童先歸竟自脫衣履于岸側從容赴水而死久之鄰人見其不起奔告父母家已溺死無救方悟呼名招浴並是溺鬼討替其說良不虛矣後百戶痛其子

從方士招魂歸對曰見之水府甚樂不煩親念也又數數見形還家覓常所戲弄之物悽咽而去

討替鬼四

胥江上泊一小號船防守盜賊船上兵士常見米肆中十五歲小兒每日自午行至水次不脫衫履直欲走入水底叱而去之如是者三四度矣其家護伺惟謹一日衆方聚食見兒入水叱之不及急呼父母共相撈救其屍乃宛然仰覆船底傳言此江中溺鬼最多歲常討替無足異者近庚戌秋事也

討替鬼五

有某處一土神廟廟祝夜聞鬼聲鬼告土神曰明日有替代人矣廟祝次日候于河濱將拯溺者見一少年濯足于河無恙而返其夜又聞土神問鬼曰何不捉替去鬼曰其母老殺之則母必相從以死某不忍其母子俱亡也明日有婦人來替代矣又明日復往候之果見一婦人過橋忽暴風起吹其襪墮水中婦詣河邊撈取又不及溺是夜復聞鬼答土神言曰此婦有雙胎在腹一舉手而戕三命吾豈忍哉終當更何良便耳則又明日

之半夜間有鼓樂騎從之聲喧填而至土神告其鬼曰上帝憫爾一念之善救爾爲此地社神今與某共事地方矣

討替鬼六

蘇州葑門外滅渡橋有某甲每夜于水濱下罾捕魚更深夜靜常見一黑面人自水濱出與甲作伴甲問其姓名應曰某非人乃溺死鬼也共君有緣故來相護如是歲餘甲了不爲異一夕告曰明日當有婦人過此某擠入水中便往託生與君從此辭矣至明夜其鬼復來甲

訝之問何得不討替託生去乎曰適婦人有娠吾安忍殺其子毋寧遲兩日可也又隔數夕忽來與甲作別且有喜色曰某爲放釋孕婦一念之善上通于天今玉帝命某爲常熟東鄉村坊中土地越明日便蒞任矣君可速棄漁業尋訪而來告鄉里爲廟祝用兩竹筥以驗人休咎某當降神于君身從此可起家也甲聞言而遜謝便畱穀羹醪享之而去急收拾往常熟某村坊政見衆人粧塑神像方完將以鼓樂導引登座甲具如鬼言陳說顛卒衆便畱爲廟祝三年之內幾致千金忽夢土地

神告曰嘻汝獲利已多尚不知止真欲編錢作埒乎命
運漸衰可速歸去我亦依舊託生人間此位有代之者
矣明日卜便不驗其人挾貲潛遁而還

討替鬼七

一說閩門外有女墳湖俗名沙盆潭相傳昔者有捕魚
人每夜下罾于水一鬼常坐岸側與相酬話曰君是善
人某來相護如是積時一夕告捕魚人曰兩日後有丹
陽販豬人過此某當推入水中便往託生矣後兩日復
來告曰此人竟不出舟無計可殺當是陽算未盡耳更

兩日有宜興人過此擠之某卽託生去也如期果有宜
興人過溺水而死其夜鬼來辭別且囑曰某去後君不
宜于此處捕魚恐遭魍魎侵凌請從此逝矣言訖遂絕
捕魚人感悟卽棄漁業出家爲道人募化千金造橋橋
成因名度生三說頗畧相似後二說並高承先言

寄渡鬼

蘇城人王席者家在薪橋少恃膽智充縣門游徼萬歷
丙申夏間夜半從盤門外捕賊歸行至孫家菜園去家
只隔一小河矣水不甚深席便褰裳而涉時月色微明

忽見岸側有青衣美婦人頭上有花插呼乞寄渡席便
應曰要我負汝去必著力攀好慎無妄動動則跌下水
也婦便依言而登席卽解腰纏繫縛其婦于背行至半
河覺背上重甚心頗生疑乃猛聲叱曰何得如此我放
下水矣婦見其辭色俱勵寂不敢動已而抵岸解腰纏
鏗然墮下一物視之乃是破棺板片其上插紙花一朶
而已席至家熾火焚之明日蹤跡其地杳然聲響相傳
此孫家菜園是吳太宰伯語故宅基址至今尚多女妖
許國光與席鄰居說此

呼雞鬼

萬歷初蘇州胥門內西察院前近城民家姑悍甚畜雞
數頭爲東鄰所攘乃寃其婦竊食捶掠備至婦不能明
其夕雉經而死至今城上中夜數聞祝雞之聲自近而
遠悠悠不絕常有人凌晨在城上行十餘步口中忽作
祝雞聲後人至怪問其故笑曰前有一呼雞鬼竊效以
相戲無他也

鬼娶

近庚戌春松江嘉興諸地村落中鬼哭者三日有司以

聞于都御史周公親爲余談

路鬼

吳縣東洞庭人金四郎入西川行賈多年嘗密藏金六餅于牀下四郎旅次病劇告其同伴曰其不六餅金藏牀下倘死君輩還語吾婦以藏金之處令取之已而四郎病瘞不死仍合同伴而行路鬼聞之乃入吳徑詣其家附魂于婢向婦作靈語曰我卽而夫金四郎也病死途中一年矣貲本並付同伴收訖我苦無衣食遊魂暫歸有金六餅重若干鏹昔嘗埋于牀下臨行忘道此全

故應在卿便可取以備祭享之資兼爲多製新衣與我著也婦大驚便移牀發金果六餅悉如其言謂夫真死矣舉家悲慟椎結招魂陳設靈儀于堂俄又託夢于婦曰吾困辱窮泉飢餓已久須多設食以祭更要錢物行用望求好紙繞之婦聞言遂市紙數千張以如其請如此一年暮見四郎結束行李而還入門顧視靈筵怪甚其婦見夫良以爲鬼也恍惚走藏四郎乃隔壁爲婦具陳本末婦遂出見方知妖魅所爲萬歷己亥年余乘洞庭船遊渚官長年孫老話其鄰家事如此與搜神記所

載費季相類若非親質謂之虛矣

鬼相戲

有一窮子住周武狀元坊家事靈鬼龕其像于屋角中
日夕祭拜祈求致富卒不獲一錢小歲之日鬼忽憑其
婦而揚言曰君命合餒死我亦無如之何詰朝歲除君
于申酉時候可具衫服于道側伺之當有人載厚鏹過
君之門君求而得可以富矣窮子喜甚爾日敬如鬼教
自午至晚拱立門外終無所得忽見比鄰一巨室方延
巫祝賽神畢僕御捧出金銀大錠數盤以草薦之舉火
焚于通衢之上有風旋捲盡數吹入窮子之門乃冥錢
也黃白燦然悉紙所造窮子方悟鬼之相戲焉入毀龕
像自是甘心翳桑不復事鬼矣

俞生遇鬼

齊門外俞生昌國善書為人豪邁書名既起遂放于酒
色常夜從城西過曠野見一女郎翠袖紅妝姿質妍冶
相俛而行昌國訊其居止徐應曰不遠矣遂攜手自休
休菴後穿入海紅花巷口第幾間空宅子昌國送之入
門見室中甚闇未及取火殷勤遂別別時相約既獲避

迨望君時時來看昌國意是巷中角妓不及叩其姓名
隨路而還思之不釋明日便入城消息其處見昨宵所
入之室重門深鎖訊之鄰妓應曰此中無人近寄一女
郎棺木在耳昌國大驚始悟夜所遇者鬼也然而想憶
如癡每形夢寐歲餘病疫而亡

竹林冤鬼

處州樊侍御獻可自言其少爲諸生時父封公甚嚴每
日課文一篇程督不缺遇正月朔侍御隨拜家廟失課
文字封公大怒問歲朝何以便不作文侍御對曰夜來
一夢甚奇起晏不覺廢業問作何夢乎對曰見夢具威
儀道上行出一城外過大石橋清溪灑灑境甚幽雅前
有茂林修竹門外有兩白衣婦人持訟牒跪于道左云
求相公洗冤兒遽與收牒叱令兩司伺候應聲而散遂
覺封公聞之復大怒曰汝造此妄言以飾罪過世上有
不做文字官人乎罰十五杖族人苦勸解之後十年侍
御巡按某省過一處恍如夢中所遊之境其時果有二
白衣婦自竹林出銜血齋冤乃是一主母一侍妾訐其
惡叔謀死夫主復欲賣此二婦沉憤者十年往矣其人

死之年月日時具在牒中按之卽十年前所夢之除夕也侍御還衙卽批行其牒于藩臬二司會讞明日二司入見侍御具述當年所夢立正大辟覆盆之寃自此雪矣無何侍御攬轡觀風還經其地是日薄暮月色微陰恍見竹籬外有皂衣人跪于帷前向侍御拜謝遂聞擊額聲命停車訊之歎忽不見始悟是寃鬼也黃州牧九鼎親見侍御說

蛇辯鬼寃

雲間張明府肇慶爲江西萬安縣令一日坐堂皇視牘有蛇蟠于案前吏胥逐之不去張遂停筆曰汝爲何人辯寃可入獄自取其人卽遣吏隨之詣獄果至獄門蜿蜒而入望見某囚遂旋繞其足吏便呼與俱出案上所視之牘卽其事也細推訊鞫竟與寃鬼清雪旣而薄暮有厲被髮血身膝行前謝而去左右識是寃死者丁未年事

痘鬼

王武庫世仁之孫四歲乳名升官夙慧非凡壬子春遇一惡鬼初因暗髻髯見形如人靛面赤髮徧身黑色稍

類世間粧塑魁星狀家人遂呼爲魁星其孫始見時大驚怖噦噫狼籍遺溺不止爾後漸漸狎玩與之俱臥起便不去矣時武庫方居母艱長君秋賦期迫心疑魁星降臨亦吉祥善事戒勿驅逐常呼其孫喚魁星入書室來孫云已在此矣東行西走亦無定蹤如是相徵逐者半年而長君下第後其孫抱痘竟不起聲跡始絕乃知惡鬼卽是痘司鬼神來攝小兒或云是死于痘者來求受替也

鬼相語

萬歷壬子蘇城某甲五更出盤門外村坊索租是日天有甚霧忽見一人自後追上云與君舊識作伴同行何如甲果曾識面而不記姓名荅云甚善因問甲欲至何所荅云欲至仙人塘追人言我亦欲至仙人塘與相語次所言並是亡劫過人甲方悟其已死唾之云君是鬼何得共我行言未畢又見二人自後追上云此人果是鬼也君莫與談我輩作伴同行足矣便共酬論皆田舍桑麻場圃之事良久霧雖未消天已垂曉二追人欲辭甲先去甲謝云頃非君等作伴幾爲小鬼迷惑矣二追

人云君謬耳我輩獨非鬼即便合手拾草中糞亂擲甲面渡水而去咋咋有聲漸微而滅甲頭面悉被污壞狼狽前行里人袁景休言

桃源澗遇鬼

萬歷壬子四月常熟東門老儒錢承之子某乙常與同縣某甲親熟甲死八日矣乙不之知也一日忽遇甲于北山桃源澗石上兩人攜手對坐共敘澗別甲話家事獻歎不自勝同游半日分手而散乙入城天向暝矣鄰舍子訊其何處徵逐歸及暮乎答云與某人共話于北山被伊聒絮家事不覺歸遲鄰舍子大驚曰此公死八日矣君尚以爲人乎乙愕然言其狀貌與服色真此公也心甚疑怖偕鄰舍子馳還推驗果爾經年不敢出門憂其及禍後竟無他

甘夫人墓女妖

四川夔州府治有鎮峽堂相傳堂後有蜀先主甘夫人墓在焉每春月天陰月冷卽有數女郎出遊美麗非凡或著金泥帔子或著生白練衫或著丹繡襖褙妖媚動人見者輒爲所祟太守舍中不安因塑元君像一軀鎮

之

洞庭詩鬼

正嘉中西洞庭包山之東灣茹家園中有鬼能詩言人禍福亦驗俗呼爲風流神鬼又自稱終南山道人與人飲酒相對酬酢詼諧謔浪無所不佳其詩曰自入空山歷歲華幾經葉落幾經花諸君問我原蹤跡太華峰頭第一家洞庭秋水碧玻瓈日浸東方月浸西萬里紅塵渾不到可能著我道人樓暝烟一抹起山城返照林間石壁晴多少樓臺銜倒影獨容仙客看分明歲餘別去不知所向雷青別札載其詩尚多

鬼登臺

常熟徐司空子鴻臚藏鏹百萬爲第三郎所覺萬歷癸巳四月廿一日潛遣奴賊王結巾朱明徐祥朱顯等四人操蔗刀扼鴻臚喉幾斷擄取之僅得六百金首飾一箱次日敗露獲送于官三郎冒破千金逆謀遂寢尋縱結巾遠遁而擒明祥顯等三人悉殺死之其事甚慘鴻臚不知也及後十年而復敗露當事者乃舉其事歸之于兄昌祚繇是闔縣之人無不稱冤蓋昌祚雖窮凶極

惡罪止沉姑況癸巳夏方參選都門未嘗躬行弒逆鳩
蒸之事也先是鴻臚疾革三郎又投以毒藥既仰移時
便絕名醫沈楠從樓窗下逃歸西間是日鴻臚白晝見
明祥顯等三人並著鎖械來至牀前守之云郎君昔有
見殺訴天得理先取府君鴻臚謝曰枉殺汝曹者名儒
兒也何爲罪我衆曰郎君運數未衰某不能動今府君
祿與命絕故先得報其夕鴻臚死自爾後三郎每常月
夕置酒層臺之上與羣姬會飲夜闌人靜籠月曖昧輒
有沒頭鬼兩兩三三各手挈其頭攀臺而上將廁中草

糞紛紜擲入飲饌中三郎悔懼多以家僮執械自衛一
夕鬼用手格其械三郎呼而語之曰沒頭鬼且去我當
追薦汝也羣鬼遽于臺邊切齒作聲告大家云莫笑儂
沒頭鬼也郎君之頭亦寄于頸耳左右驚呼奔走復倒
入于地奄失所在三郎後遂拆毀此臺命偃師之流造
五郎賢聖總管諸神爲木偶效其眉目施以機械使能
坐起奉祀樓中以厭禱焉而淫妖亦大作矣雕工顧雲
是夕宿于臺下幾怖死目擊斯異

膠磨鬼

奇鬼

西知不足齋重訂

數年前嘉定縣膠塘鎮有木工從城還行經塘上去家三四里未達天陰晦際暮木工肩負一織一襪襪中束縛斧梃繫繫之屬忽二怪狀鬼衣裳藍縷踴躍追上呼木工姓名聲甚微木工迴眸視之察其非凡伴為不應俄而漸被追及一鬼奪織一鬼隨後有似相助木工堅持織柄固不放良久力乏不覺被奪於是解襪中木具次第斫擲前後二鬼便其次第引手取去手亦不傷斧梃槩繫之屬無一存者惟剩空襪繩多斷絕還欲來取木工終不肯畏之併力與鬪不勝却被擒胸相拖渡膠

塘頭面俱敗衣衫並著泥淖迷悶至明方醒而所奪之物一一散置岸側且行且拾都未有遺木工後亦無他戚伯堅說

關中鬼使

嘉靖丙寅蘇城陸韓子張店于西閭門外安泊商旅歲除日忽有走差使者馳馬驟至稱是關中人約新歲有公事須往杭州是夕無故暴死手足僵冷鼻氣已絕店人大小驚惶不成家讎明日告于鄉里共發囊視之中有無數帖子具載追攝人姓名籍貫而字皆符篆不

可識又有細繩子數十尺此外更無餘物衆皆大怪之
遽斂結如故食頃見一小胡頭乘驢而至約長三尺已
來觀使者馬鞍在門突入店中問吾主安在衆攔而出
胡頭曰得非死乎衆聞其言又大怪之胡頭笑曰某在
無憂也第慎無驚不出三五日當復活耳店人叩頭拜
謝曰誠如尊教闔門幸甚遂止之于後小閣子中具酒
食湯沐甚謹至第二歲日鄉里具白其事于官官遣吏
率伍伯檢看之胡頭不許請以五日爲期至第三歲日
使者果甦謂店人曰相累不淺但汝不宜與衆妄開吾

囊得無漏泄乎店人翁媪亦惟有叩頭拜謝口稱死罪
而已頃之遣吏復來使者便隨之去入見吳縣令令問
其何爲猝死對曰某非陽世走差人也實伏豐都驅使
因奉冥王命追攝死者徧歷關洛齊楚之間以至于斯
耳令大驚便問追攝此中何人對曰無幾也杭州止二
人猶未往取蘇州止三人僅錄其一問彼二人何爲不
錄有姓名乎曰有一人是山東籍姓張名銘住北潼子
門花柳行戶人也一人是長洲縣籍姓方名古住齊門
親禮儻相人也所以得免者張家現在寶林寺中禮梁

皇懺方家亦在北禪寺禮梁皇懺此功德最大昨蘇州府城隍移文冥府著某罷追今須往杭州去耳令亟使人推驗無差益異之賜以資斧拜辭而去自爾蘇城緇白貴賤無不崇信像教慈悲懺法日漸大行

楓橋鬼使

嘉靖末年蘇城南潼子門編戶陳世仁與弟世倫早起步行入支硎山祝釐觀音殿中出門十餘步有二人隨之詐伍伯裝束問世仁兄弟何往曰入山了香願二人曰我輩亦有公事往楓橋便請同行酬荅往反皆言里

中亡歿人事頗怪之既至楓橋而二人告辭曰吾欲入此人家不得追陪前路去矣世倫視其指顧非凡因與兄潛窺蹤跡此家住寒山寺東第三家尚未開門忽見二人于門縫中冉冉而入其黑如烟奄然不見世倫便折楊柳一枝以誌其處天向曉急入山中瞻禮菩薩而還至寒山寺前日方過午則此家已挂紙錢於門矣乃知二人是鬼使也世仁自此持齋爲道民諷經念佛以終其身子文綱親說

鬼變化

齊門外西漚上木行主人潘獻自言其十二歲時一日
凌曉下鄉徵索客帳忽于馬路橋下踏著一老鼠啾啾
作聲聽之是鬼嘯既至前忽變為雄鴨又作鴨聲急趨
逐之既及唾之鬼便渡河而去復變為羊鳴數聲遂絕

孤山女妖

萬歷壬寅明州聞莊簡公之來孫某弱冠美風調攜其
姪才十五歲同詣杭州路遇姚江秀才呂生傾蓋相契
遂同寓西湖孤山寺傍一古館中前卽張氏梅花嶼及
水仙祠有短垣隔之宋人詩一盞寒泉薦秋菊處也時

值秋夜暖月朦朧鄰鐘響斷兩生頗工吟詠徘徊于庭
忽聞垣西有婦人笑語聲俄而履跡漸近靈香襲衣啟
扉伺之遙見三女郎自樹影中來一著冠年稍長其二
則縮肉髻垂鬟如鴉皆麗色也褰帷而入直抵寢所就
牀坐與聞呂溫涼各擇其偶願諧伉儷著冠者笑曰汝
兩人已作鴛鴦配對而我獨無因指聞生之姪謂曰終
不然畱此黃口見爲我伴乎我安用此當往尋水月上
人矣言訖卽先辭出二女郎相顧笑曰阿姊意不美滿
而去我輩且爲樂也兩生驚喜陳設薄具談笑歡娛滅

燭解衣雙棲婉戀四更後別去問其姓氏居止不荅但執手依依曰非久相期慎勿泄于人也不階數步如霧濛花行於殘月中無影心竊怪之既去歛爾而滅陰雲四垂淒風颯至月色既隱景物慘人不覺窗戶軋然兩生股慄方異其鬼妖也然亦頗愜于心精授魂與宛轉不寐明日起視但見樹深雲亂水流花開杳無行迹邂逅水月上人自靈芝寺掠湖而至竊話夜來夢見一麗人求偶某不肯從絕與兩生所見年長者無異語及大怪共爲歎歎旬月之內三人相繼病卒水月者故楚中少年僧也豫知亡期囑備後事中秋夜忽謂其同衣曰前生之冤業至矣辭別親友自題神主而逝祝秀才良柱與闢呂善而黃州牧九鼎又與水月善兩人具說頗相合也

焦家橋女鬼

常熟城中居民開錢肆于焦家橋側近其婦輕蕩喜淫穢聲播于中外夫不能容逼令自盡遂抽其領巾縊死死後卽殯于北山下月餘矣里有少年某甲容貌甚秀獨處于室此婦人白晝見形如人往就之狎甲徵其

家安在口卿常往來兒家乃佯推不認即甲悅之遂誘而藏于室中日常飲食起居妝梳鍼繡與常人無異背燈繾綣妖態橫生旬月之間相得如伉儷後爲鄰姥取火逼視之問是某家娘子昔已死那得至此婦怒曰謂姬是生人何爲作如此問謂姬是鬼那得白日入生人家鄰姥惶遽反走乃不敢言之其夜婦人與甲敘別曰爲閭巷所窺不可畱矣妾暫還終當與卿爲歲寒之盟耳相與歔歔四鼓辭去還復至少年某乙家乙亦冶遊獨處忽聞叩門甚急披衣啟視見女子隱身而進乙戲

問曰家在哪里宵分來此婦人僞泣而告曰兒家近在城北夫死貧煎兄嫂遂有言語相及斥逐于外欲暫寄畱乙喜極擁之入幃見其容姿韶令舉止綽約備極款昵踰於瑟琴如此積三月矣乙一日早出婦人朝梳方竟不及閉門忽見前鄰姥復突入舍中又數日婦人不已良久婦人詬而罵曰姬老悖不死強與他家事又當作鬼話耶姥怪怖急趨出其夜遂與乙嚙臂而別同穴相期乙滄然送之出門見掩袂北去疾如飄烟瞥然不見心頗疑其非人然每思輒廢餐寢也歲餘二少年

鄰姥後先淪歿並此妖淫所爲家弟湜竊語于余

鬼招飲

萬歷癸丑八月初六日蘇州閶門外洞涇橋內役夫錢忠入城至盤門薪橋弄中探親其家設酒食餉之忠既醉矣別去天色已晚行經胥門忽見一亡過識人周三捉忠臂相勞苦忠曰君死既久何得至此周曰我故在松江營小貿易未嘗死也忠遽信之欲挾入酒肆中飲周曰敝居咫尺于郊外宥惠然借往一醉乎便掖之而去忠亦不覺出胥門相拖渡河西行隨至一處皆高門

廣舍棟梁華整似是大姓家但陰慘異常不知何地周設具飲次先有二人在焉見忠至相與揖讓而坐舉杯便云好酒用拳作馬五角勝負痛飲狂歌背向分矣忠苦欲辭去三人便從座起拾草積間瓦礫糞穢紛紜亂擲忠頭面俱被傷損盡力捍拒連呼救命者三時籠月曖昧寂無人蹤偶有圍人故是營中小校聽見荒墳內號叫以爲盜也持戟捉火奔突而來見三鬼面目可憎共捽一人頭髮氣息奄奄命絲將絕圍人與力大爭爾乃得解三鬼於是捨走須臾聞在樹林中嗔恨非常聞

人近前細認乃卽鄰黨錢忠蓬首垢面滿口汚泥問其
故具說爲諸鬼困辱事狀看所見屋宇處並高邱深壑
一時嘔出泥漿數升方知所飲之酒皆溝中泥滓也

陳湖女妖

蘇州城中大雲坊姚生邦盛年少善鼓琴萬曆己亥八
月十八日放舟掠陳湖而東投于顧氏莊客高家莊客
面黃少髭鬚里人呼之爲高太監生是夜宿其堂西偏
之書館攜琴向窗下自彈彈畢背燈于閣板上而寢戶
已閉矣忽見屏後閃出一婉媚婦人年可二十許上衣

生白練衫下束鵝黃裙子時月色甚皎儼然相映婦人
手中握一金漆妝合子輒移燈置几角從容綰髻插簪
作晚妝竟仍取櫛剔梳安放合子內忽騰身就寢生初
見其迴動輕飄有殊生人以被蒙頭不交一語婦人顧
而笑曰郎書羞甚何無男子氣乎兒須撲却燈來也急
起吹燈燈滅解衣登牀生撫其身甚柔膩亦不覺是妖
魅便與交歡了無他異徵其名曰主人有太監之號絕
人道久矣郎豈不知兒卽主人之妾二孃也纏綿至曉
奄爾不見生甚猜疑乃私于捧盥者曰宅中有二孃乎

是主人之妾即捧盥者曰君安得問此死魅往以中遭
紛紜大家逼令自縊死且五年矣時時見形崇人夜來
得無有佳遇乎生大駭亟謝莊客整舟而別癸丑十月
廿一日邦盛自言于嚴邵武座上

梅廣文遇落水鬼

蘇城磚橋西有落水鬼呼人姓名應之者必溺死夜深
人靜便起行橋上如著木屨聲看則滅去萬歷丙午冬
宥學廣文宣城梅守履忽病狂性理錯惑如有憑焉一
夕盛衣冠而出向東疾馳廬見竈養並跡其後轉近磚
橋廣文謂左右曰暫迴避前有官人儀從來也衆視寂
然轉盼之間瞥焉不見廣文直走橋西赴河死矣計府
學至橋相去三里許巷陌曲折先不認識而竟走溺于
此豈非鬼爲祟乎諸生蔡士順說

華別駕耳中鬼

梁溪華別駕善繼博古嗜奇詩才清靡與弟善述齊名
中歲投閒喜談仙鬼從方士鍊樟柳神戲學耳報術後
悔不肯竟學爲此鬼鑽入耳中耳遂以聾終其身不能

聽

鬼生朝奉

三十年前休寧縣某鄉鎮有妊身婦人未及產子遭疾
先殂其家權寄棺于塚旁小屋此婦人既滿十月腹內
見生日現人形持錢詣餅肆買餅飼兒如此積時餅師
夜開櫃數錢錢中常雜冥紙一片在焉怪疑婦人是鬼
候其復來取錢另置仍與餅迨暮視其錢化爲冥紙矣
明日至與餅訖隨跡其後都不見門巷但有殯屋漸聞
小兒啼聲轉近婦人奄然而沒于是還集等輩同往驗
看乃棺中婦人形體如生脚後坐一孩子是活者餅殘
尚未盡也其相惋愕抱歸肆中月餘有少年來肆寄坐
見兒狀貌問故餅師具說本末少年驚曰此是亡妻殯
宮也呼其兒兒便撲入懷中因大慟持去後成富商同
旅呼之爲鬼生朝奉矣

張王府基三鬼

蘇州府治東張王府基僞周齊雲樓故址也基東西皆
敗垣積潦天陰月晦怪魅往往而出萬歷甲寅四月夏
侯橋役夫金乙夜行逢鬼鬼先問乙是誰乙曰我乃人
也還問汝爲誰鬼誑之言我亦人耳乙時已醉見其寡

髮敬衣叱曰人甚可憎鬼大恐便裂目吐舌牽乙袂去
共入壞坎中乙恃力與相鬪鬼便攘臂毆之鬼下拳其
勢極重乙還以拳拳其脇覺甚輕頗似烟氣乙乃罵曰
汝鬼也何誑我而言是人鬼曰身實非人聊相戲耳乙
笑謂鬼曰汝止有兩手那得徧擊我鬼曰卿爲我少助
耶乃伸手招引須臾缺牆下復走出兩女鬼來助前鬼
毆乙投擲瓦礫力勢更猛乙疲頓不堪其苦傍有一白
衣老人策青竹杖至指謂乙曰西南角上當有燈火救
汝何足憂也言訖不見乙遂狼狽而行強于路次訪人
烟步未十數依稀認是管憲使家監所居款門不應遂
疾走出街西少頃前有燭光漸將咫尺近視之果是憲
使之子秀才管珍自西昌聽講還宅乙呼救且急管遂
正言呵叱鬼稍退避管問乙曰鬼安在乎乙曰去矣于
是命二蒼頭挾之歸乃許來日戌時辦食薦度向晨遣
視乙尚冥然如中惡狀肢體悉被擊傷至暮管爲具酒
炙置橋側燔紙錢與之食頃便安管珍自說

醉人兩遇鬼

蘇城葉甲因過盤門婦家迎婦不歸設食飲醉極夜而

奇鬼

蓋知不足齋重訂

還遇一姝麗婦人年可二十許抱三歲孩子同路前行
甲驚悅持其燈忽先忽後微挑之曰夜深矣何爲徒行
婦人口何與君事甲曰某以燈照步可乎婦人默然便
共狎暱媚言交至相諱而過吳縣西橋俗名馬蟻窠已
是二鼓忽見兩皂隸手持文書繩索貌甚雄異叱去抱
兒婦人呼甲而語之曰此是祟人妖鬼何戀之哉甲惶
懼不知所措兩皂隸曰適有公事過北城無火卿持燈
送我當得酒食今宵不落莫也甲醉思歸未許諾兩
皂隸張目攘袂遮不聽走扶甲兩腋逕曳將去桃花塢
中教場盡處其疾如風既至雷甲于門而入曰願少踟
躕甲疲極便蹶然而睡少時聞舍中哭聲始寤尋有被
髮少年出投水盥紙錢于門見甲詬罵曰爾非盜乎家
有老公新死纏屍于地有何相奉而中夜守伺爲也甲
大慚唾其壁而返馬蟻窠在城隍廟前始悟兩皂隸是
廟中冥使矣

鬼買棺

太倉州沙頭鎮相去鎮三五里村名新洋有編戶謝甲
爲人美鬚髯而行多不謹萬歷癸丑春三月一家長幼

連甲十一口悉病疫甲死妻孥相續而亡計物者九人
矣止存二老嫗呻吟在牀中外宗媼入其門問疾者並
見兩疫鬼朱鬚青面齒如劍戟踞立于門左右各各震
怖狼狽却走所遇無不染疾而死于經月閉戶枕屍
狼籍莫敢收之忽一日謝甲鬼魂直走出沙頭鎮上坐
于凶肆與僧人對其計校解下腰纏展開大小銀錠共
秤見四十二金以六金有奇買棺九口別存半錠握置
掌中餘銀結束于腰如故俄喚船戶朱大郎將所買棺
逐一舁入船中安置皆畢叮嚀語云汝可載至新洋村

裏到一處門臨清溪宅舍高麗旁有竹林廣可數十畝
問是謝家卽便舁入吾先沿岸而行矣因出握中金半
錠露示大郎且云僱直之資悉取諸此無憂也大郎依
言載去既到新洋村裏轉入聚落委有高門廣宅嘉林
美箭推驗謝家一一無差焉但悄不聞有聲響心謂可
怪罔測所繇便排扉突入經三四重門已是臥內滿地
死屍寂無人跡數之大小男女果是九人而長髯謝甲
買棺鎮上者亦與其數焉諦視之腰纏如故握金牛錠
宛然在也連呼異事異事亦莫出應久之傾聽微似有

人喘息遂歷東西二廂就看徐聞人應吾兩老姬臥病
在此客何爲者叩其主人翁媪死已一月矣大郎是持
長齋人高聲念佛而出出則遇見前兩疫鬼匿身于壁
角中大郎熟視其醜狀便罵之曰業畜業畜枉害人命
無數尚不去耶言已兩疫鬼欻然遂滅大郎自料棺無
著落乃捨其船前走村中徧話于人尋求謝氏之婦兄
表戚某某輩相與登堂殮此九人而二老姬者時亦能
強起言動方知疫鬼已消發其屋棟藏銀二千餘金驗
之悉官物也大郎不敢取竟回船沙頭鎮矣沙頭人喧

傳鬼買棺或云其屍能自行也陳覺生沈公繩共附載
朱大郎船親聽其說

避煞遇鬼

歙縣西林村書生程宗亮館于所親家婦病危殆家人
報歸其夜坐牀頭伴守忽見病婦面倚枕上突長丈餘
驚集老少來看須臾漸漸縮小呼其婦醒都無所知婦
亦少時而亡停數日俗忌避煞宗亮飯畢偕詣合田訪
友將避于其家因不相值悵然良久行百餘步遇一古
廟便走入避寂無生人惟左壁角有寄棺一口俄見棺

上立一奇形醜狀之鬼長齊屋棟宗亮大怖急俯身作
禮謂曰鬼欲橫相害乎立如故若無他意請滅其形鬼
于是踴踞而坐時方盛暑鬼乃袖中出一畫紗扇子搖
動自如向宗亮哆口而笑了不爲異宗亮遽走出廟行
又數里到新橋踐弱溪邊俄又見溪上無數皂衣小兒
其形忽長忽短擲掄宗亮共拽其衣或拾草間糞穢來
擲宗亮方爲所困奄有青衣女郎手提一珠紅合子青
繩纏縛來助宗亮共驅諸小兒諸小兒各各散爲黑烟
而滅宗亮頭面傷損衣服被汚女郎便挈上橋二人相

與偶坐橋上解開繩結啟視合子中取出荔枝龍眼饅
饅餛子之屬遞與宗亮宗亮謂是大家青衣探親而返
初不疑其非類也然又不敢遽食一一納諸袖中女郎
笑曰措大郎君不嘗珍異將懷歸餉其婦乎宗亮亦笑
而應之往反數十語女郎穢言狎至直前抱持宗亮身
如烟霧宗亮方大駭異狼狽而走被追逐五里許望見
里門遂巡解散旣去聞詬罵之聲不絕出袖中果食視
之並是楓楸梧梓葉也病數日方起汪大儒說

靈山菴鬼燈

歙縣西北三十里有靈山山上有報德菴是丞相李善
長讀書處至今道場不廢相傳每歲七月十五夜僧徒
作蘭盆佛事設放散口甘露法食看人無數並見鬼燈
數千百點熒熒然作青綠色自遠而近卽之漸去避之
復來積年如此有人撲得一燈乃是一莖枯稻草莫詳
其所繇變化也

鬼磨漿

萬歷年間越西衣冠家奴客作橫嘗因收市租錢不得
致賣漿夫婦二人共斃屋遂無敢復賃或寄宿輒多遇
祟局閉十餘年矣一日衣冠獨步門外忽聞空屋中窸
窣聲良久怪之以手觸扉呀然而開見故賣漿夫婦二
人方共推磨磨漿悟其死也惶遽却走集衆視之都不
見未幾感疾而殂

鬼產收生

萬歷癸巳吳江縣八尺鎮有收生婦王氏姑媳二人在
家將寢忽聞近岸有橈船聲逡巡叩門至急云喚收生
取火視之二少年也便乘船載至太湖灘上詰主人姓
是舊族吳氏入門見高堂廣廈燈燭輝煌新婦坐蓐年

可二十餘免身生女合家稱慶遂設酒饌畱姑媳共食
贈錢而出天際曉矣回視都不見夜所經處但有雙墳
拱木二人徧身青泥手文血汚摸袖皆得紙錢

赴鬼船

萬歷己亥九月蘇州泚墅關隸人馬敬住晉門外朝出
暮還其日五更搭船赴關忽有艇子攏岸呼敬共行詰
之答是同伴陳牌做忘其死矣倉卒附載行至董公橋
舊名便挽而進遙望燈燭光是小姓家讌五郎陳牌先
交以入語敬且停少時便攜出甘果酒飯一席二人偶坐道

邊舖餽都盡陳牌復入又少時便倒負一老公出頭在
下足向上若笠豕然敬大駭俄聞內啼哭聲有若新死
迴顧水傍人與艇子都無見矣忙挈酒罌食器送還其
家見一羣細弱方拊尸啼哭爭唾敬為盜露其腰符示
之乃信敬自此棄役持齋今為青楓亭中行者

黃花舍人

吳郡士人召此仙仙至署曰黃花舍人問其坊曲氏族
曰金闈王氏子因與里中黃生遇春歡好又一生愛插
黃花人呼為黃花舍人也問卿是天死耶曰某年十五

而天問生安在日相繼亡矣今某與同寢處若人間仇
 儷也衆乞下壇詩曰憶黃郎嘗贈小曲每句以想殺恁
 起余亦有荅請誦之遂題曰忘不了對攤雙袖忘不了
 佳期月下偷忘不了柳遮花映黃昏後忘不了羅帳綢
 繆忘不了紗窗風雨清明候忘不了多病心情懶下樓
 情語繁多茲不備錄詞訖遽求去問何忙迫如此日黃
 郎候門外久也問何不與俱入曰某吳兒已作半天遊
 戲阿郎未離鬼錄那得來此寂然無聲竟不知何風流
 鬼也孫亂伽喜述其事

繪園第十四目錄

妖孽

妖蛇 七則

猿妖 三則

驢言

豕妖 二則

鼠竄

蠶化為美女

項家帳

狐妖 十二則

馬精

牛天錫

雞怪

黃鼠精

黃楊一官人

帚精

拍板精

宅魘 三則

妖術 四則

石妖 二則

石馬

金銀精

牀下狗

雞雛鼠

海嘯

畫牆

袖掌化魚

紅沙煞

土煞

冰上花

猶園第十四目錄

猶園第十四

明吳會士人錢希言新撰

妖孽

妖蛇 一

御史某巡按廣東行部至某縣路逢一綠衣女子泥紗
渚次御史目之嘖嘖不已憑于車軾朗吟蘇長公詞曰
天涯何處無芳草其夜宿行臺內忽飄異香于枕上有
頃聞排戶之聲見一女郎衣深綠衫子姿形妖麗令人
魂蕩問其來求薦枕席御史端相宛然途中所遇者喜

不圖第十四 妖孽

一知不足齋重訂

不自勝便令滅燭共展綢繆比曉復去爾後夜夜皆至
情好轉篤然腥臊之氣逆人鼻不可近左右皆聞之惟
御史不知也於是俟其夜至悉持器械伏戶外跡而捕
之乃一小綠蛇因共斃焉御史大怖困病數月幾死王
徵君言

妖蛇二

廬陵蕭椿擢萬歷壬辰進士第官至右叅政自言其家
妖怪頗多奇變不測初營造官室不知其地故是妖蛇
穴也先一夕叅政侍其封公寢二更後夢一婦人白帕
蒙首及項身著青衣自稱一家數口在使君宅中累世
妾是主母幸不見殺言訖叅政驚寤以白封公趣披衣
起欲出推驗封公止之曰夢不足憑耳既就寢復夢如
初于是叅政又趣披衣起而家奴已擊殺一白頸青蛇
死矣救之無及撻奴至百其夕太夫人夢蛇索命因病
于牀叅政乃爲蛇立廟後園以香火事之淫祀興妖孽
作自爾蕭家無寧寢矣先是叅政家有陂池百畝可浮
數石之舟後池上夜數見光怪叅政亦以斃蛇事心生
疑怪議欲移居西第擇日而入宅忽有大蚺蝶當門廣

如車輪聚合手撲去復變成一大蜘蛛網于簷角甫入
中堂有羣鼠數百魚貫而出口銜瓦片紛紜擲人臧獲
男女輩頭面悉被損壞各各環視莫敢近前驚顧之間
已失鼠所在叅政之妹晨起方索澡盆洗沐地下騫湧
出一人頭如五斗栲栳大瞋目開口貌類魑魅而無身
時孩子福見見之驚叫疾走逡巡福兒之頭亦漲大與
屋齊高爲棟所礙久之聞棟上作墮場聲又有二碩鼠
墜地鼠大于犬逐之至屋角則化爲二瓦自相鬪擊而
碎于地俄而福兒形軀漸漸縮入棟上復其故狀家人

梯取之而下踰時乃蘇一日太夫人病起登樓將曝茶
豉忽見樓上有緇衣比丘約可五十餘衆老少雜坐簇
談偶語見太夫人至齊聲合掌梵唄急走下樓呼家人
集衆往擒都亡所見周視四旁扁鑰甚固轟然塵壤而
已又一日蕭夫人登樓檢理衣篋纔啟籥出衣陡然火
起篋中撲滅不及奔下樓召左右往救都不見有火衣
亦無損叅政嘗過吳門詣王徵君座上言盡如吾家狡
幻可著點鬼簿矣後丙午歲蘇左叅署浙中臬政在杭
城廉察院中適鞠寃獄不理遂得病病將劇彊起據案

捉筆修遺書付家人白晝見一長人頭若方相有數千
眼動瞬可憎立于牀前伸手捉住其筆筆不得下乃死

妖蛇三

萬歷間西蜀某縣公廨中數生奇怪身如獸目如電拉
擺屏障撥亂文書千變萬形累年不息令人廨見怪輒
怖死後令至又輒怖死如初繇此縉符其地者相約不
入廨儼民間空宅安置廨遂荒最後一令年少而有膽
氣笑曰妖不勝德天下何有怪乎使治故廨以居左右
並諫不聽遂居之既入廨妖便來劇于前稍進爲燕寢

見有大蛇長數丈橫亘廳事中俄然人立而行頭觸平
脊之上矣令心雖怪疑若爲弗見復入臥內逡巡不覺
自身已化爲蛇左右亦驚視曰明府爲蛇顧盼之間蛇
令形軀漸漸長大反倍于妖堂不能容左右皆震倒伏
地尋復縮短忽而短又忽而長報其妻子大小俱至莫
不惶懼號踊久之蛇復還爲令身如故衆驚始定然令
身或長或短或隱或見如此甚數人知其妖未已也初
令著衣冠入廨後止見身不見衣冠有時止見衣冠而
不見身左右移牀臥之多人看守又時見衣衾終不見

令舉家號叫計無奈何有監司某自處剛正神氣湛然
具威儀入令廨就牀問訊不應推索其故果止有衣冠
而已中實無身乃叱左右縛令衣冠爲一人自爲文以
告于城隍之神并以所縛衣冠致之停吏待反至夜寂
然吏明日晨起向神案前拈香見衣冠中蠕蠕而動謹
伺之忽伸出一手長三尺餘徧掌生毛鬣黑可駭復作
聲求紙筆寫責詞其辭云某務農良民也爲讎陷盜往
令不察卽日與盜俱死銜冤訴上帝帝不之報魂無所
依遂往託于蛇胎據廨爲祟後先殺二令併此將三謹
狀寫畢歛被縮入驗無見矣吏馳報監司監司駭以爲
神鈴下忽傳廨中已復令真形于牀恍如夢甦于是監
司再詣問之神猶不足都無所記怪從是絕壬子十月
邵武太守嚴澂說此

妖蛇四

吳縣木瀆有載石船行至跨塘路八里許矣忽見船中
盤一大花蛇長六七尺身斑文如錦纓昂頭欲起船人
將擊殺之有從傍禁止不可乃聽其蜿蜒上岸暫停船
伺之時畊夫數人散置蓑笠于田中荷鋤勤壘其蛇便

騰入一蓑笠之下衆畊夫不見也逡巡間黑風暴起驟
雨從東南來畊夫各馳取蓑笠見一人取至蛇所大驚
蛇便直前搏噬將此人咽喉斷血流滂沛踣地立死
于是衆畊夫併力奮躍攻擊其蛇猝被逸去不知其所
在焉按朝野僉載嶺南有報冤蛇人觸之卽三五里隨
身而至若打殺一蛇則百蛇相集將蜈蚣自防乃免其
說如此今石船之蛇隨至七八里外卒斷其人之喉以
死豈非怨毒之甚者乎

妖蛇五

烏程縣鄉達先生沈桐嘉靖末應浙右鄉舉甚有名稱
其年封公與之偕行舍于杭城逆旅試期迫矣宵分忽
寤大呼指痛號叫之聲異常封公驚起遽命人輩取火
來視既至見大赤斑蛇長二三丈盤繞牀下昂頭入被
嚙定中指不肯放人輩沸騰齊覓器械將擊之沈曰是
冤對不可殺也乃爲誓以祝于蛇曰某多生劫中定有
所負故今日見噬耳如蒙釋宥趣延沙門轉經飯餼送
汝于錢唐江中興雲騰霧而去從今以後凡所累積悉
歸于汝敢忘不死之恩作此語已蛇便低頭良久徐徐

放下其指蜿蜒如故而此指已兩孔相貫若錐刺然于是馳召弄蛇人至使療之蛇人惶駭急用繒索拴縛其右臂之半甚固自半已下再三搗之揉及百合從患處下紫血一二升色如椀子汁須臾變成黑色或云是怨毒之氣所鍾也蛇人喜曰無憂矣但郎君名場之期業已參差此行不須更望也沈遂不入闈而返後傳良藥歲餘獲痊此掌屈伸如舊比至後科始領鄉薦聯捷進士第沈公感悟寬對之理慚悔無及暨行善事戒殺放生年踰大耋至今康強遇人必談蛇報鄉里皆化之焉

管珍秀才所述

妖蛇六

蘇州閶門下新橋府學秀才王化邦人頗修謹家以治埴爲業萬歷甲寅春因臥窗下榻上見一小綠蛇緣壁而起蜿蜒枕席間驀然走入其鼻王倉卒驚呼又落腸中矣須臾覺臍腑爲其咬食盤旋屈曲漸漸周于支節痛極踣地殆不能忍然是物出入無定時或從口中或從耳鼻王亦不知覺也諸醫莫能療之有人視者皆曰此冤業所爲其家遂延沙門頂禮梁皇懺懺已蛇竟變

作黃鼠郎數頭復來徵逐纏擾如故王素不信罪福報
應之說自是皈心白法寄宿招提至今不敢舍于錢
允治說

妖蛇七

昔年間吳興諸生郎傑過鉛干廟就地下溺見有棄紙
溺之坐廟門少頃乞兒過以竹杖撥所見棄紙傑問故
乞兒曰有小蛇蟠此撥之傑曰吾見棄紙何得有蛇豈
蛇藏紙下耶又少頃一白馬少年過輒勒馬就地拾置
袖中傑追問何物少年曰誰遺一青銅鞮囊故拾之出
視溺痕尚溼又有碎跡是竹杖所撥處中藏銀指環一
雙疑婦人信物也傑具說所見各各歎異而別

狐妖一

京師民家所居屋下多野狐窟宅表伯封中書舍人姚
貢未遇時嘗爲人解運至京自言住一中貴家其家有
高臺每夜更深月上貢載身于樹影中窺見老狐取髑
髏戴其首望月而拜拜數百下畢夜半後便變爲好婦
形或美少年狀踐空躡虛穿垣度隙來往屋角雞棲間
徑捷如飛天曉而形復如舊矣又言狐形如黑犬音如

嬰兒或前或後常搖尾戲于空暗處家人出入多爲所
絆了不之異晝則潛匿夜則縱橫性嗜婦人室女經血
京師民家平旦開門棄惡穢于溝中爭來噉盡人不見
之其成精魅蓋以此而南方不然故狐北多南少諺云
江南無野狐江北無鷓鴣豈虛語哉

狐妖二

北京椿樹衚衕相近西角頭有故緹帥朱希孝空宅子
窮極宏敞相傳其中舊爲野狐所據世廟時楚人李薊
擢第後需次謁選從緹帥假居帥曰某非爲先輩斬但

此宅素凶狐魅之物羣聚其下自來無人居也薊固請
不得已許之初入門微開兩廡間切切私語逡巡又聞
窸窣人行聲薊瞻顧次見東頭小弄中有二十餘人出
老者少者矮者長者鬚鬚者美姿容者悉戴平頂帽衣
皂衣與京師人裝飾無異刈拜于庭下薊心知是狐屬
也了不驚怪惟從容謂曰某家在數千里外羈棲于此
舉目異鄉汝輩莫思相害乎衆應聲曰願服役郎君何
敢相害薊本寒素方資行李絲是一切烹飪掃除呼喚
驅使並得其力敏給勝于家人但約不出市中買辦耳

居歲餘鄉就教補吳中郡博出都之日冰襲塵篋羣狐劇百金贈裝又遺綵纈錦繡所費甚多牽衣大慟而別李亦爲之泣然既至吳消息往還不絕王徵君方客緹帥家見之

狐妖三

北京安福衚衕魯家有狐狸聚其室中晝則出遊不見其形惟一禿髮女子見之飲食供具皆其奔走日漸暮始見形方巾胡帽彈子巾各色衣飾及老少醜瘠好醜短長無不異狀列坐長卓呼盧喝采與人無別語言未來休咎王公貴戚咸詣問之惟舉子功名事不言云此大事吾師所知然師亦不肯言恐獲譴于天廷耳叩者但聞其聲在帳中出亦復與人敘寒暄其師卽所云天狐也武林張雲鵬秀才館于京師數從諸公往問王予春南還爲余述焉

狐妖四

近有京兆韋翰林者忘其名衣纓之子未及第前欲娶燕姬爲妾適聞洛中許舉人斷絃未續將聘椿樹衚衕朱家宅子某太太之女有國色資裝富盛衷心豔之私

王媒氏云爲某諧此絲蘿當厚贈媒云許家娘子亡過
娶爲繼室郎君何所用此韋僞云某未婚正須媪作撮
合山也媒利其啗便諾之去久方還言太太甚喜設席
以待韋遂具二十金爲羔鴈之禮修刺往謁旣至層廊
曲室經歷數重迺達中堂房館靚深花竹紛列所設屏
障皆奇石古畫及幙繡茵馮之類潔而不華真舊家之
門第也方拱立以俟有兩青衣小鬟自內出設榻延坐
具茶須臾復有綠幘少年一人亦自內出叩頭傳語云
太太方饋面次面赤未燥冀郎君少淹韋益心動久之

微聞珮環聲太太出矣可稱五十許人裝飾淡雅舉止
可觀韋望而敬之再三陳謝茶至敘溫涼畢便問韋業
何經韋荅以周易因與韋講易咸卦一章頗通大義頃
之又談春秋熟如注水韋舌際莫能置對索韋扇頭詩
吟諷一遍隨口和韻立成五章命青衣取筆視學五色
綵牋題之韋但俛首歎羨而已遂張讌出款酒殺珍怪
果實豐碩多有未名之物席上所論又多朝政國事及
天下大計詞氣高邁深有士風韋益駭異罔測避席唯
唯乃曰秀才將來大貴宜畱心時事閒暇頻來講求第

狐妖五十四
慮敵居與隘不可安上客寧有間耶韋復遜謝而別但
寂然不聞秦晉之議復以徵媒媒喜入白復還卽致太
太之命曰此姻連小事既辱郎君高義敢不允從別築
秦樓以待鳳簫聲下耳便議四百金行聘選吉未遂明
日韋再過訪求一見其女竟不能得又話移時而出既
出內中傳語于韋云此後來過慎無與他少年俱也先
是韋之鄉人某公子強欲隨行易衣幘雜羣斯中爲彼
所識耳韋後發其事于儕輩不諧好速尋再詣之不出
見矣自是絕不復相聞矣推索所居其門外尚有故朱
家館吏在呼訊之吏云此宅空久不曾有人住亦並無
太太之說乃知老狐所爲也韋悅然自失終不信其怪
物旬日後遂發大魁妖不勝德豈偶然哉庚戌夏仲太
原徵君與黎陽丁雲鵬共集草堂徵君竊話其事

狐妖五

順成門外張氏夫婦生二子尚幼家有小園池忽一日
客自外來修髯偉容自稱是至親見君家賞業旁落欲
共相扶助但不敢與門外事耳其家初則見訝後亦相
安諸凡中外事務部署綜理咸有條貫如是者三年每

車利益曾無疾病死喪其年主人第三子客曰此子
生自應犬其門戶吾無庸更留矣檢校倉廩什器之類
簿籍并如算得所牟子錢若干拜辭而去或云地近邱
陵塚墓其中多野狐窟穴張氏所遇怪人實狐屬也董
太史其昌所談

狐妖六

京師宋氏曾有白鬚老公詣門其人甚儒雅入堂中與
之語言頗清遠辯論亦博甚云年老無依求一空室棲
身無他瀾也宋氏容之廡下窺其案頭惟書一卷而已

此公平居但讀書書皆古文字不可識忽一日謂宋氏
曰某有親昵在京師者乖濶已久將借華堂置酒邀會
兼煩主人作鋪公鋪毋敬奉酒貲不識可否宋氏許諾
便請卜日爲老公治具讌客其日過午有僕馬車乘至
門急出迎則皆古衣冠偉人物中有朱紫凡數十人笑
談竟日情甚歡洽讌畢仍送出門揖讓登車而去問之
市人都無所見明日又設讌召女客亦有婦人數十珠
闌翠咽香車載塗問之市人又都無所見于是宋氏甚
怪之謀訟于明神先之都城隍廟後之關壯繆廟最後

又請于東嶽天齊王廟中每五鼓謁廟則老公先在神前喃喃祝告宋氏噤不能吐一辭嶽廟庭中有大石塊急拾以擊之此老公忽跳于屋簷上謂曰某始相依君何故忽懷異念今訴我于嶽帝之前無能難我矣徵逐宋氏而歸由是拉攤喧鬧晝夜不安宋氏無奈之何翁媪叩頭遜謝願改事如初約以三年如期遁去去後宋氏詣卜師質疑師云此是天狐獲譴避于人間限滿而去不足異也其家後亦無他京山李季公說

狐妖七

山西饒指揮郊行路逢一麗人自云喪夫求寄載饒云我方喪妻可諧伉儷遂同歸生三子長爲大將次亦偏裨一日香車經過往昔相逢處亟命止之潛行至大坎下有穴便從穴中入明日往視有牝狐窟焉

狐妖八

癸丑春杭州貓兒橋有一雄狐每日至晚變爲美少年迷惑往來淫夫有獨行者便隨之去杭人多好外見輒引歸淫狎日漸疴瘠成病乃知狐祟所爲

狐妖九

近年間北直隸順德府邢臺縣民養狐成羣其家多爲所惱老公甚厭之恒欲料理密袖短劍以伺一日忽見有白狐一頭從藁積中躍出直前搏噬老公老公怒便抽劍奮擊此狐遂倒聽其聲類小兒啼細而看之乃是鄰舍五歲孩子誤中劍死流血殷地矣老公茫然計無奈何與妻子謀共掩覆鄰舍驚聞遂往驗看見兒死大慟老公具言誤殺之狀蓋狐魅所爲也鄰舍父母兄弟盡皆號叫縛取老公索命問里亦忿然不平趣令陳牒以訴于官官推鞠數四委無異辭竟以死論遂收老公

下獄積半年所矣此狐在家騫于空中作靈語云主人本欲殺狐狐今反殺主人終能向狐祈請乎能則抱鄰兒還可出主人于獄也其家聞言大小哀祈狐曰必主人作書乞靈于我方許周旋不則無益徒取困耳左右奔告獄中老公懇爲屈伏老公笑曰身年六十七八大期將至殺人之罪往因所招有死而已終不向妖魅求憐也老公旣不爲動狐亦終不允從彼此相持又經旬日而家中大小哀祈如故狐漸見許乃約以某日某時送還至期徙倚之果見此狐從空中遮出鄰舍孩子

來宛然無恙視其精神如睡初醒耳合家稱慶鄰舍喜不自勝問兒向何適乎兒曰往有一老女人將我至天上飼以珍果美食其樂無比於是抱兒往白于官官大駭亟命伍伯發死兒襟中乃一死白犬也肉已蛆腐臭不可近老公寬自爾得雪吳人感伯堅北遊親觀其異歸而話于座人

狐妖十

蘇州澹墅孔承寵自稱曲阜聖裔能詩萬歷中丹徒令欲修金山志託往金山博訪事跡時方秋暑舍于僧房一日薄暮與僧閒步寺門望見江中片舸鼓棹而來既抵岸便住有美少年烏幘綠鞵瑪瑙長簪又裝茉莉身衣白單紗帽茜紅練袞鞞而不履突入寺門與僧拱手求借空房暫停行李僧詰之少年曰爲待同伴至多則一月少則涉旬僧曰某有淨室賃直三金少年曰便當奉三金耳承寵從旁相與贊成且見少年風容秀朗音吐鏗鏘謂是冶遊貴介之流嘖嘖歎羨因問曰郎君自何而來家何處乎曰松陵承寵曰松陵是吳江老夫長洲人也合是桑梓遂引與相揖承寵先稱名氏少年曰

某胡氏子卽周家外生丈人先輩里閭非遙今夕何夕
幸逢萍水賓主酬答之語頗極纏綿俄見侍從五六人
結束囊篋安置皆畢連聲呼舟子攜花籃上來旣至是
全真所挂杖頭水火籃也窺視其中燦然上金百餘片
唯積滿香亦無鎖鑰承寵大驚曰如此得無有疎失之
虞乎少年笑曰任偷向天上去亦須捕來也便就籃中
掣金一片送僧爲賃居之資秤之恰重三金其夜僧治
具延款少年隨請承寵追陪固讓乃坐宴笑之間元談
雅論深有士風韻謔清歌兼傾四座夜分而散承寵夢

迴酒醒輾轉疑猜莫詳其爲何等人矣明日少年便作
主人邀承寵與僧三四衆設饌珍腴海陸錯陳席上共
語神仙峨眉之事元素養生之術應聲隨響無所不佳
問質經史疑義對之甚有條貫縷縷索事皆能承
寵因請誦詩行酒率然便誦唐人絕句百餘章聽而忘
倦酒半出囊中所藏卷冊共賞皆古山水及他器玩種
種精奇文玉駭犀羅列滿案承寵目眩魂驚意其非常
人亦不訝爲他類也相聚經月餽遺頗多少年常爲花
柳之遊或經宿不返一夕承寵方解衣而寢鍵已下矣

少年來別開閣遠前莫測其人自說詞件已至不得停
留言訖贈金二餅珍重殷勤承寵媿不敢當眷戀移時
有僮子耳語曰可行矣遽辭去忽從窗而出承寵怪之
心謂郎君何忽如此逼前相送見其侍從囊篋三四乘
悉緣上屋一一凌虛遠逝疾若風雨悄無所見亦終不
聞踐瓦之聲承寵方大駭異視其扉下鍵如故明日遇
一道士話及歎曰此是天狐非吾所知也

狐妖十一

蘇州府前板梁巷汪徽州家磨麵經營有子入貲太學
萬歷乙巳北京鄉試下第遂出淮陰市上狎一美婦人
于逆旅畱連數夕情甚相得因挈之南還每夜與同嬉
婉至五鼓歛失所在及暮方回了無踪跡生嘗微詰其
情怒而不言三年如此汪生病瘠甚矣父母移置佛寺
中不令家居此婦人至夜復變形爲姦男子入與其室
人寢處旣去被有膜氣方知是狐魅所爲急迎道流上
章設醮百方禁斷終莫能制後遇異人取所傳上真符
劍召之忽聞甲仗聲乃縛一狐墜階下搏頰乞命異人
杖而遣焉不知所適其家遂寧貼而業蕩然矣

狐妖十二

吳江縣沈都憲季文弟人稱小沈三官繇武科歷官至西秦副將嘗獨坐燕室中前有大樹扶疎見巨物若三斗栲栳大其毛黑色頭面俱隱輒穿入樹叢深處簌簌有聲使人登樹求索不得周旋廣庭了無所見沈心甚惡之命營卒數十持斧鋸繩索伐去其樹是夕將滅燈就寢俄見此物從屋脊上飛來直撲牀前旋轉不已沈支戟抵之其形漸漸縮小須臾如毬子如梳如拳驚盼之間已如蟻垤丸矣亟呼左右掩取此物便從沈拊指

末緣入臂髀頃之百骸九竅無不貫刺遍身躁擾莫能禳除忽一日此物于腸中作靈語曰某天狐也有小謫罪巢于樹頭修行今毀我巢矣不得不借將軍七尺之軀爲巢無非圓滿功行而去敢有他意哉惟將軍曲庇之沈大怒明日爲文以誚皇天其夜又自聞腸中語曰奈何理某于上帝乎帝今命關壯繆來討明日某當出戰將軍能相爲助否沈笑曰沈三郎雖懦猶能佐天神之威翦除妖魅焉肯助汝爲虐哉及明果去沈覺體中輕爽頗異于常急敕將吏陳兵仗于庭沈身自擐甲而

立大旗下其日向午欵有風雷暴至埃霧漲天稍定微
聞雲際似數百人鼓譟聲少頃空中墜黑毛數斗殷血
淋漓軍士譁呼相謂曰老魅死矣于是椎牛犒饗夜各
散退沈既寢又復自聞腸中靈語如初怪而詰之應曰
天神所殪我者車囊耳野狐自有本來面目在豈得而
盡誅耶今與將軍為約假令修行不出一載某證果去
矣作是語已便寂無聲沈亦無知之何病免經年此物
突從足拇指末宛轉而出自爾怪絕至今無恙親向祁
大武說

猿妖一

東陽縣某甲兄弟三人畊田為業家漸落日夜怨其祖
父無遺悒悒不已忽一夕夢有丈夫鬚髮皓白策杖而
來告甲云我是爾家上世祖也生時慮子孫貧置積金
一窖藏後園西北角大桑樹下去地五尺石板為志可
亟發為封殖計矣甲既覺具述所夢其弟乙丙夢亦如
之然猶未深信如是連夢者三夕諸婦曰何惜小費不
一試驗之乎甲遂率其諸弟捕魚剖牲禱祭土神以祈
多獲于是大具斧鍤併力闢地深至五尺許果有石板

板之下漆棺在焉甲疑金在棺中因便破棺探視纔揭起但見一白髯老翁長丈餘可二百餘歲人貌狀若夢中所遇者欠伸而起衆各驚喊仍欲推仆瘞之公曰身是四代祖先天使再生爲門戶作福耳實無他惡意也急走至堂上以次呼家中大小姓名歷歷不誤歎曰去家數十年眼前曾元乃爾許大也衆不得已遂羅拜焉飲食起居如故家有休咎必先知之以是敬事如神罔敢慢者一日私謂其孫婦曰老人中夜足冷非新婦件宿不得酣眠冀可次第來勿怪我也諸婦聞言甚惡之

悉欲各歸母家相避惶惑未決所親有識聞而造焉皆曰山鬼伎倆非狐則犬可共除也乃迎六丁道士逐之道士書符作法此翁亦書符作法道士冠劍俱失狼狽而歸因相與謀具牘遣乙奔請于龍虎山張真人所此翁已知之矣瞋目大詬而責曰吾與爾爲祖孫奈何具詞訐我我豈畏米張法術乎舉家匿謝無有翁便于袖中擲出牘藁紙墨宛然且歎曰子孫不孝吾不能久居于此矣經數日過一胡僧持鉢詣門望見老翁坐堂上私謂主人曰君家妖氣甚重堂上坐者非人乃千歲白

猿精也三日後當遣使者來取之是日老翁神意悽然
中夜遁去不知所之過三日果有二甲士怒馬疾馳突
入門內搜索不見歎息凌空而去永嘉何白所談

猿妖二

山東某州忽有一布算術士皓首龐眉談人命數奇中
居民張二郎最狡獪疑其非人一日折刺邀之于家潛
繫一大紙炮于胡牀脚用長藥綫隔壁穿過既坐定敘
話方洽密使人于內取火炷纔裂聲如雷光迸一室術
士遂跳入梁上復其本形一白猿精也數責主人輕薄
令其入內少頃仍變為人倉皇出門其夜即逸去莫知
所適

猿妖三

蘇州臨頓路蔣甲開布行生一女極美萬歷乙酉春忽
有物從空投下青布百五十疋堆積在地甲妻無故得
布大喜昇店賣之不識何物也爾後此女若神不足者
嘗見一少年往來出入多在天窗壁角輕如飄風來就
之偶凡三晝夜而醒俄頃又擲白布百五十疋驗其字
號悉是閩門外徽商程氏可泉鋪中物莫測所繇致也

首尾三年家驟富甲後將嫁此女廣延道流考治不驗
反被料理晉言狎至店布亦漸漏失貲本空矣甲往揚
州迎宋相公惠雲子到家焚符飛篆追至新發潘宅子
假山中捉出是老猿精也身毛鮮白胸前猶挂綵綫香
囊籠置東禪寺熾炭燔之其心孔凝血如膏取與女服
下穢水斗餘病愈至今尚存

馬精

湖廣承天府寶鄉市鎮有孀婦姿容頗美年二十而發
獨處一室鄰人罕見其面又每日亭午時趨入幃中臥

午後復起纔向暝便出閉門室中不容婢子出入人謂
冰玉之操不是過矣如是者十五年所生子亦漸長大
娶妻成立其子以母獨寢無伴送一婢服役堅拒再四
強致之室是夜有美少年從幃中出就其婢淫焉陽道
偉岸游騰如馬騾之形婢極力捍禦不可卒爲所私頃
之滅跡狂奔告于子婦子婦失聲太息而已未幾孀婦
復媿身生兒宛然人形而容狀則象馬也其子固請殺
之美少年遂見形來罵問何故殺而弟乎弟在產應平
分所以殺者懼割其產也吾必訟之于官其子亦無奈

之何一日偶言于羣從昆弟輩于是中外一時奮袂爭
欲來家驅逐此怪會媼婦生辰偽相慶賀計伺其便除
之當日漸午媼婦急趨入室諸子姪尾其後婦既下鍵
以石拒之衆因破其扉而闌入卽命設讌于房婦遽蔽
身于幃子姪移席近牀相次就牀而坐幃中忽濺出馬
溺數斗浸淫面目沾汚衣履杯盤狼籍臊臭異常各各
狼狽而散或言馬屬午故交接恒于日午及午夜京山
李季公說

驢言

緡雲縣有富翁某畜一黑驢慣乘至山莊甚健捷一日
過浮橋不肯行鞭之驢忽作人聲而言曰汝莫苦我欠
汝債若干兩今日已償足汝亦將辭世矣何爲更躑躅
向山莊去也富翁大駭而還此驢入門便仆地死其夜
翁病熱三日乃歿黃禹州言

牛天錫

鳳陽泗州民家有一怪自稱姓名曰牛天錫見其家有
好女竊變形爲美少年宵分月皎窗牖小開忽被隱入
闥房與其女百計誘狎誑云身是牛郎卿乃織女共謫

人間合爲仇讎女輒信之遂隆情好明日執子壻禮事
主人甚恭歲餘作怪殊常臧獲有觸忤之者怒云我是
汝家東牀嬌客何得犯我輒欲鞭之于是互相設計陰
召術士誦咒用劍擊而斃之應手有聲縮入地發土細
驗乃是老牛之郟骨久埋土中而出詐爲人矣江陰顧
山民吳汴親見其事

豕妖一

萬歷戊戌秋荊州江陵城外沙市僧賣家養豕數頭有
洞庭山估客寄宿其鄰舍空宅子下夜半忽聞隔壁隱
隱若數人聚語聲聒耳不得眠披衣起坐諦聽之其一
曰明年國家有事大軍當過此地矣其一曰西方用兵
何關此地只愁日久徵發不免騷擾之困耳其一曰太
平日子尚長但吾與卿都不見矣其一曰咄咄今日輪
是何人啾伊太刁去因相與愴然歎歎言未旣客作咳
嗽聲語遂寢俄天將曙忽聞驅豕就屠乃悟隔壁是豬
欄中夜刺刺皆豕言也宿客愕汗如雨走向主人言狀
其明年己亥秋有播酋之亂劉將軍豐都護諸將帥後
先引兵過荊州勞攘積時借府庫錢糧而去初余聞于

海樵山人未敢深信後過渚宮訊王老人與所聞迺符
按廣古今五行記載隋時渭南人寄宿其家夜中聞二
豕對語則豕語自古有之矣或云豕北方畜也今無故
而爲禍殆有應乎

豕妖二

萬歷癸丑六月長洲縣陽城湖元珠村民夜夢家中所
畜豬皆無首怪之開晨起視欄中豬無一有首者且覓
食撥草躁擾如故民大怖懼立命殺而食之旬日間一
家七口蕩盡吳人周虛館于其鄰目擊斯禍

雞怪

蘇州城東袁觀察長子叅軍住跨塘橋其家一日宰雞
就烹在釜中熟矣乃忽跳出釜外昂首長鳴闔門驚怖
祈禳懺悔卜云是宅怪後遂徙居城西久之亦無他禍
福

鼠竄

近年間有人自無錫縣乘夜船來船中藏鼠數百頭經
夜聒擾不得眠遲明抵岸鼠奔如陣訊之鄰船皆然余
聞其說未信偶過閘門內立于扇行簷下見店人爭取

扇匣子列于庭以曝之訊其繇荅云被無錫老鼠走來匣子幾被嚙盡今方去獲安寢矣推問不虛並符傳語

黃鼠精

無錫縣龍庭華家氏族甲于江左有宗人某堂中大柱內忽穿二穴常見走出兩矮人可二三寸許主人怪之擇日延道士誦經爲厭勝之法兩矮人復出聽經逐之則又無跡命塞其穴而旁更穿一穴出入如故主人治藥督令奴張以伺之既出斃其一二疾走去視之乃雌黃鼠也少頃忽有矮人百餘輩出與主人索命僕從諱

謀而走又少頃復有七八人以白練蒙首出堂中慟哭仍復遂去久之聞柱中發鈴鈸聲衆謂送葬又久之聞柱中起簫鼓聲衆謂鼠中續耦閉其堂經月怪便寂然

蠶化爲美女

遂昌王氏有嫠居者頗以節著其家養蠶數筐未及眠條忽不肖食悉作軒首欲立狀驚怪之適有微疴頓臥遂經三晝夜不視一日啟篋則化爲美女數十人容姿嫵媚紫衣碧裳端然並立奔告親媪共聚而觀冉冉緣壁凌檐而去莫敢跡之後其家亦竟無他也聞于其宗

人黃州牧

黃楊一官人

長洲縣前有一宅子數見怪異主人空而鍵之醫士陳生欲買而居焉居後兩三日忽見空中一物時時向陳牽衣捉臂陳怒厲聲叱之妖卽以頭戴其所憑藥几繞室而行牀薦之屬無故自移取其藥囊中格子布之于地藥鋪累積悉如算籌陳因持挺逐之若擊樹枝然搜其踪跡疑是中庭黃楊樹梢已老矣徵之鄰人亦咸謂此黃楊一官人作耗也君宜速祭陳素不信幽怪遂用巨釘貫其上祟不止取斧伐去深之得盤根數尺膏液淋漓注地如血亟焚爲薪宅遂無怪

項家帳

嘉興項氏書舍中數有怪異客臥其下者夜嘗聞山呼舞蹈之聲甚微起視則一無所見如是者積月矣忽一日失火焚其帳頂臥客望見朝衣冠而拜跪者數十人形容長短皆相似惶遽紛披一一倒入壁角縫中搜索寂然不詳何怪

箒精

近蘇城里中一家有了角女子立後門見賣花人過呼
曰取花來其人開篋以蓮草像生花一對授之女子曰
少待我索錢去也其人久立而伺寂寂無蹤乃負篋而
入呼于室諸婦女相顧而笑尋思中外無人買花窮其
跡忽見厠壁角中豎一笞箒已敝矣宛然二花插其上
乃知了角女子卽此物所爲也遂還錢立命取火燔之

拍板精

萬曆乙巳年間蘇城船場巷宋氏主人差使赴京家數
有怪空中嘗聞拍板聲如人按曲狀已而作吳語聲甚
清明因從人索食其家搏食與之取次食盡搬弄器物
紛紜不止鄰嫗來看者輒呼姓名如是半年矣一日主
人歸具白其事主人怒持大棒亂擊之此怪呼曰我是
汝家至親何爲捶我明日與妻孥遮屋搜尋俱無所見
因至壞壁角中索得一敝拍板其上黏飯粒猶在遂命
焚之棄灰河中爾夜怪絕

宅魘一

常州某大家延一姚江書生爲西賓其人少年每纒眠
卽魘主人聞而問先生何故夜魘荅云眠去輒夢有美

麗女子裸形而來薦枕綢繆不覺失精而寤矣如是者
經歲書生竟病瘠以死主人心訝此室為禍命相宅者
來視之發其屋東頭第七椽下鑿出一裸形婦人熾火
焚之出血如縷于是遂絕聞于太原徵君

宅魘二

有士人遷入新居夫妻子女時相格鬪家中賊獲罕有
寧者莫知所由累求禁咒而不能制後遇善相宅者路
經其舍入門索鏡攬照乃命梯于堂屋正梁鑿破得木
刻男女一雙長五寸餘肩月形體根相悉具兩手各捧
頭髮貫作對紐遍體青紫傷血淋漓方知匠氏行魘蠱
之術以禍人人不知所也遂析新焚之棄灰河中舉家
貼然安好如故

宅魘三

宏正間吳下沈周先生一日往常熟夜宿沈家濱借主
人船屋暫寄棲泊眾謂此屋有怪不可居先生曰何害
夜靜後微覺有異跡先生起立于船首仰屋大叱一聲
忽見梁上墮下小木偶人高三寸許形甚醜悍可憎急
藏于巾箱中安寢如故明日入刺主人坐定便推問君

家船屋是何匠氏所營其人安在乎主人曰昔年是某匠造其家相去不遠也趣使奴召至先生呼于靜處出箱中木偶私示之遂與將歸其人便急走行數十步未達家忽中惡而死從是怪絕亦聞于太原徵君

妖術一

嘉靖初年間有李福達弟子江西段弼子使役鬼物坐通變化段後不遵師教廣求姪路羅致貲財旁邑有嫠居少婦家富于藏姿容婉媚夫亡踰年悲慕不已一日段攜花籃竹簡過其門隔窗謂其婦曰吾嘗入冥覓夫

君披枷帶鎖苦楚萬狀娘子忍不一濟之乎婦慟而出問何因見夫君段曰鬼者召可立至當令與娘子中夜于隔帷寤語可也其夜張幕設席陳酒食焚紙錢命嫠婦先解衣而寢段從隔帷幻出亡夫聲音模樣宛然無二與婦言語悲喜恩情如生因求歡好婦撤帷就焉比曉嗚咽而別別時叮嚀在世見人揮金脫罪賄賂公行今來地府亦復如是所焚假紙錢無益金銀是我儲之卿莫吝惜多將擲置水缸中取以資冥拔苦或得開生路也婦如其言明日汲淨水一缸置于中庭出所藏銀

錠次第投入凡投數十錠莫不鏗然有聲撈視都亡見矣婦遽取缸水傾覆之一無所有從此失段所在舉家怪怖莫知其然段既擅婦家之財復毀其節術以此遂不神未幾入長安世廟捕而戮之于市籍沒出金銀二山並勳戚家物也福達聞之頓足大怒罵曰貪財好色之徒必罹天譴往嘗誠奴以謹密自固今竟爲財色所迷宜其殞厥命哉李亦自此絕跡人間矣段與南昌人黃企石鄰居黃所傳說

妖術二

江陰周岐鳳與岸頭錢指揮奕周旋甚厚而岐鳳妖淫素善役學之法往往以幻術醉人一日館于奕家奕新納一妾年貌兼美鳳窺見輒生奸謀陰令館童入內索鬢絲一縷銅鏡一面妾以新來不知外事具如所須是夜坐于燈下未寢忽聞窗外呼其小名不應頻呼不已自覺坐身不定精神恍惚若有憑焉因奔告奕奕令婢使其守之潛出伺于門扇間見岐鳳方被髮按劍持鏡向臥內而旋繞口喃喃讀咒文奕因勵聲大喝命左右擒下痛捶之遂出境外明年妖術敗露世廟懸圖購募

岐鳳亡命來投奕乃賦詩贈之有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孔融之句慟哭而去潛竄還家其妻不與寢處曰萬一有身何辭以謝捕者岐鳳憤恨出門鬱鬱不樂卒以客死高承先少遊奕家具知委曲

妖術三

姚江有幻術書生以館爲名慣用妖符咒文攝誘婦人淫者無不中其術有主人之妻美而潔燈下忽大叫謂其夫曰妾今夕必出與西賓諧偶鄙志不能終矣夫大駭急詣書舍排門而入見此書生方被髮禹步執持刀

索繞立于案前作法忽遇主人惶愧無地踉蹌走出左右不及縛打棄其書篋而亡董太史其昌說

妖術四

又一姚江書生使其館僮入內從主母索一絲髮主母怪之便從屋後馬坊中摘取牡馬尾鬃一根持與其人至夜書符作法坊中之馬不勝淫怒掣斷韁勒奔號至書舍中東衝西突來嚙書生書生惶遽便跳上屋梁馬亦躍上棟宇牆壁悉被蹋圮書生乃穿屋而下疾走投井中繼至底馬亦隨入尋被嚙死見者稱快亦董太史

說

石妖一

武林有諸士子結社讀書山中牆側有搗衣石一片潔澤潤膩人嘗坐之暑月乘涼則士子皆裸裎其上爲常如是幾歲同舍中有張生者失其名爲人頗蕩一夕忽見青衣女子來就之偶綢繆累日時或髣髴見之生初秘而不言後稍稍泄于同舍同舍咸以爲妖夜伺其至衣颯颯有聲羣擁入室共持抱之取繩縛急因用劍砍歛然不見所縛者張生衣角耳明日都無所跡惟搗衣石上劍痕在焉便共剝掘其根入地已三四尺矣擊碎取火焚之血出如濡余嘗見一書載陽羨縣小吏吳龍于溪中見五色綵石取納牀頭至夜化成女子則婦人爲石石亦能爲婦人無不有矣

石妖二

先年武林有少年結伴看春至按察司前久立稠衆之中其下偶停一空擔擔中有一白石子膩澤可愛疑是壓秤物也少年不覺摩挲入袖夜歸取納牀頭忽見一碧衣女子映月而至就之求合捫其體如冰固叩無語

少年懼是鬼物急取火視之忽不見矣明夕復至拒之
如初衆咸謂此石爲祟乃移至他室遂絕後遇玉工出
示剖之得白璧焉質色非常因獲厚鏹

石妖三

吳城中一衣冠家有紀綱夜起如廁忽聞中庭人聲異
常怪之走視靜無所見便倚却庫門兩傍石柱諦聽其
中相與語如人聲瀕瀕洞洞不可解徐呼守門者同視
之因令舉家共聽尋聲只在石柱中晝則寂然數夜如
此後忽絕踰二年主人病瘵死

石馬

蘇州亞字城南盤門外舊多衣冠塚隧下知何墓石馬
夜夜走入城中一夕監門持劍伺之纔行至子城內被
落其首怪跡遂絕至今盤門有無首石馬在焉又城西
閭邱坊巷口有一石馬沉水此地遂爲石馬淹淹水皆
舊相傳坊中有娘娘墳建廟其上此石馬卽墳前物一
夕飲水于河爲浣婦見而叱之遂止不得返去娘娘是
宋徽宗妃子某氏爲金寇追急投于管井以死吳人憐
之爲卜地葬因立廟祀焉張指揮家住巷西俗遂呼之

曰石馬張又閩門外晉菴橋內有壽山菴菴門踞一石馬僧徒稱是古墓上移來居民思鎮厭之菴所繇創始也

金銀精

嘉隆間江陰縣楊舍堡顧叟者先貧嘗磨麵賣之一日忽有兩人一黃衣一白衣乘船從下流入堡直詣其家叟詰之云從錫山來偶缺資斧借百錢還船直願質衣以償翁忻然便從店櫃中倒錢數與此兩人既還船直走入門便撲仆在地鉤然有聲叟大駭就視之乃一金人一銀人也並長四尺餘翁卽昇之以入於是驟致巨富二子入貲遊太學遂爲楊舍富人或云此金銀二人是古帝王墓中物久而成精怪也

牀下狗

萬歷癸丑春平橋戚伯堅家爲兒娶婦纔入門嘉禮初畢忽見一白狗突走入牀下舉家忙迫急取火環視都無所見却後歲餘此婦以怨憤成病而死死後家人收其尸忽又見一白狗自牀下突走出房跡之復失歷觀古今犬禍甚多未有如斯之異者也甲寅冬伯堅在李

雲杜楓橋舟中親說

雞雛鼠

萬歷戊申閩門炭橋下船戶屈成章家母雞哺雛兩首
一雞一鼠無尾駭而棄之其年成章死成章有三子長
子爭財夜持杖毆母成章見形燈前手擊其子肋下者
三不勝相持格鬪及明而滅停數日子行至尚書坊下
銀工姚甲取石擊中其腦而死

海嘯

萬歷甲寅三月廿六江陰縣花溼港口海夜嘯平明漲

出一沙約六七里許沙上有磚甃街街上堆積大古老
錢狼籍數萬居民男女爭往拾取各得滿手或以衣襟
貯之而歸驗其文悉是宋時崇寧通寶錢也

畫牆

萬歷四十二年七月蘇州閩門外下塘西冶坊浜沈廷
華儒醫故族家開米碓其堂屋後逼近內寢以山牆一
帶分隔中外牆故矣粉堊湮敗初有三足蟾蜍一頭頭
三角角紅如珊瑚緣牆行走看人翻疊竟爲持去不知
所向俄頃牆下地如裂狀走出數十人並長六七寸或

老或少或好或醜或烏紗絳袍或角巾野服或垂白寡
髮魚貫而進從廷華徵命紛紜相就罵曰還我寶來羣
衆驅逐薄暮忽跳躍四散而隱明日其家新婦晨起梳
妝出房忽見故牆上幻出五色彩畫宛然金碧山水一
幅也大駭急走報其姑于時親故無不來看明日換青
綠山水又明日換諸細巧人物故事或染麒麟望月或
寫丹鳳朝陽一日一變繪藻鮮明姻家吳太學看時適
見有兩仙人坐樹下相對圍棋朱逸人與客往觀適見
有衣錦嬰兒捉少婦衣裾而立時看人以爪觸傷婦頰
出血如縷如是累月其家迎羽流符咒多方不能治近
來未委如何

袖掌化魚

萬歷十六年吳江縣二十八都書生馮涵載米向蘇州
山塘糶賣纔入閘門忽覺袖中頗重于常摸之得生人
掌鮮白帶血煖氣猶蒸馮怖恐不知所出遽納諸袖心
色雙壞復出閘門不索米價而還倉忙解纜行至尹山
塘忽見水面有大白魚躍入舟中蹊刺跳轉不已人輩
合手掩取閉之下艙良久啟視乃一生人體也鮮血淋

滴而無手足馮生以此發悸病狂對人數噉糞穢旬月而殂嘉禾朱九成異其事敘之

紅沙煞

相傳民間嫁娶忌用紅沙日萬歷初吳興監察御史顧爾行巡按順天時夜宿某驛亭下霧月朦朧更闌人寂侍御微服出步于路傍忽見敗牆角中有一朱衣人長可數十丈自帶已下皆不見徬徨其間左右皆驚辟易走侍御從容正色而問曰卿爲誰是魍魎魍魎之屬耶朱衣人俯躬言曰某非魍魎魍魎乃紅沙煞神也前有

娶婦者至將不利之幸而遇公其災可免矣言已欷然遂滅俄頃間遙望燈光隱隱有鼓吹導從之聲殷然繞驛亭而去侍御還檢篋中五行書因取年歷校勘其日果紅沙忌也明晨傳教于外一切嫁娶之家不得用紅沙日侍御在王徵君席上自說如此

土煞

無錫浦氏庚戌冬舉喪時犯三煞昇棺者脚折指墮登舟棺覆于水復損四郎目長洲丁氏考墓犯土煞死者三十人吳江沈進士家葬山犯雷煞兄弟三人拜地不

起而死二事並忘年月近城東陳秀才乙卯四月考墓
犯太歲官符諸煞午後廻舟爭道舟人婦格鬪死閭門
楊紙舖己亥年考墓得盤龍地形誤擇四庚葬之以爲
天元一氣犯陰府煞死者十五人並許復初記

冰上花

萬曆戊戌冬南京秦淮河數里皆冰冰上幻出奇形異
樣花草如桃李梅杏之屬葉榦分明宛與寫生折枝無
二雖鏤工畫客不能繼其跡焉橋上看人如堵牆終莫
得而解矣十餘日乃滅明年京畿大水傷稼壞屋廬者

儒王崇德初家于京目覩斯異

